

WWW.QZD.COM

九州幻想



九州幻想工作室
NINE REALMS STUDIO

四·时·好



万卷出版公司

九州幻想

四时好



VOLUMES
PUBLISHING COMPANY
万卷出版公司

© 今何在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时好/今何在, 潘海天主编. -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08. 4

(九州幻想系列)

ISBN 978-7-80759-183-2

I. 四… II. ①今…②潘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
国-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46451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7mm × 234mm

字 数: 300千

印 张: 16

出版时间: 2008年4月

印刷时间: 2008年4月

责任编辑: 王亦言

装帧设计: 刘 洋

ISBN 978-7-80759-183-2

定 价: 1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蒸汽照常升起

潘海天

烧红锅炉！铲更多的煤！让气压更足！把柳条编成的攻城车破洞补上！让我们赶上前面的那头懒驴！

电报员，注意倾听！瓜呀咕啦啞哈啦，那是太阳的密语！

弓箭手，拉弓上弦！瓜呀咕啦啞哈啦，这是河络的进攻！

谁能阻挡科学的力量！谁能用魔法来抗衡热力学！

泪水滑过儿童们的脸庞，我们的地下城就在身后。热血早已澎湃，河络怎么能够后退？

蒸汽时代来临了。

我们都知道这一天会到来，但谁也不知道它将以什么样的形式、什么样的规模冲入到九州平原上来，我们也不知道它对九州迷们业已习惯的阅读有什么样的冲击。

在编辑部看来，这个蒸汽时代重达半吨，使用四冲程蒸汽引擎，带有整合式ABS防锁刹车系统，最高时速344公里……我们对它寄予厚望。

“蒸汽朋克”(Steampunk)一词，来源于威廉·吉布森和布鲁斯·斯德林写于1991年的科幻小说《差分机》，小说主人公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英国数学家巴贝奇，威廉·吉布森让这位数学家成功制造出由蒸汽驱动的计算机，从而使19世纪的英国一步跨入到信息时代，而这是一个以“蒸汽”为原动力统治世界的时代。

“蒸汽朋克”一词因而具有了特定的内涵，意指科技发展未按照真实的历史流程而走向了另一种状态。没错，这也是一种架空。

为什么要造这么个怪东西？如果一定要这么问的话，那就把它的发明者当作是从科幻世界穿越到奇幻九州的卧底吧……

众所周知，经典九州已经存在了一些严重的问题，阴阳不调啊，魔武不分啊，天气很热啊，夫妻不和啊等等，现在又加上了个新玩艺儿——是否会导致九州文明的大衰退，从而提前进入废墟时代呢？我也有些忐忑。因而，同学们，让我们暂且切开蒸汽演义与经典九州的关联，就像九州被切开与现实的关联一样。

依然喜爱那个横刀立马、纵横捭阖、拥有惊心动魄的冷兵器时代恢弘战争的朋友，你们可以留下，经典九州的系列小说仍在继续。“九州世界”游戏的开发也提上了议事日程。

对于科学与魔法的交锋，按捺不住好奇的人，则跟我来，让我们踏上蒸汽动力的穿越机器——

闪电撕破了远处沉重的黑幕，看，是河络的蒸汽部队在前进！



蒸汽演义·碧海晴天 / 骆灵左	001
蒸汽演义·云端战争 / 潘海天	020
蒸汽演义·你等我回来 / 星河	071
蒸汽演义·雁返湖浪潮·前奏 / 李多	082
蒸汽演义·回荒之轮 / 飞氲	096
九州·圣歌 [下] / 杨叛	132
九州·云之彼岸 [三] / 唐缺	169
龙渊大典·大家一起来捣乱·钢锁的秘术分析 / 钢锁	198
九州四级考 模拟试卷 [四]	199
海国志异·风之眼 / 夏笳	200
梦幻百家讲坛·五德玄奇编年史 [下] / 读步天下	204
四时好 / 骑桶人	212
魅生·洞冥 / 楚惜刀	218
万国·西游记 [三] / 今何在	234
九周刊	247

天部盛啓

天部盛啓

蒸汽演武



001

蒸汽演义

碧海晴天

文 骆灵左 图 陈婷婷

· 1 ·

阿满初次登上夕山号的时候兴奋不已，他摩挲着冰凉闪亮的各处铜件铁皮，嘿嘿笑了起来。

也难怪他这么高兴，夕山号虽是个荒凉兵站，远不如卫戍京都的铁炉号和举火号风光，但若是在这里服役一年，足可顶得上普通兵役三年。

阿满是京城坊间崭露头角的艺人，奈何事业刚刚抬头，就到了强制兵役年龄，剧团老板劝他选择较为艰苦的地方服役，“一来你虽吃些苦，但保住了艺人的黄金年华；二来，也可为你在民间赢个好名头。”

他本来宁愿去京都边上的兵站的，熬不住老板央求，方乘了军队的大型运兵踏云机来到夕山号。

未想到，夕山号还是很漂亮的。

踏云机尚距离夕山号两百多尺远的时候，他看见了这座孤独的空中堡垒：在夕阳金红的映照下，夕山号仿佛悬浮在天空的一只铜碗，底部反射着柔和的亮光。在那亮光中，夕山号的球形底部打开一个浑圆的洞口，一条水桶粗的管子缓缓从中伸出，末端是银亮的螺栓接口。

阿满和十几个新兵傻傻地看着踏云机上的老兵跑来跑去，喊着些简短的口号，片刻后那管子已经垂到了踏云机附近，两名老兵腰上系着拇指粗的牛筋绳，跳了出去。

新兵们差点集体惊呼出声，他们现在一万二千尺的高空，气流虽然已经不似起飞时那般颠簸，但谁敢向地面望上一眼？他们之中也有富家子乘过自家的四人座小踏云机，但那玩

意儿也只飞个五百尺高便了不得，阿满初次上天，更是脸色煞白。

却见那两名老兵并未掉落，原来他们身上穿着鱼泡服，这种衣服乃是取自深海中鲸鱼皮和鱼鳔等制作，一遇强风，便被吹得如大球一般，加上腰间还有绳缆，那两名老兵轻车熟路地在空中划动，只是几个呼吸间的工夫，就抓住了微微荡漾的管子。

阿满细心看去，只见他们紧紧抓着管子末端的螺栓，正往踏云机飘来——原来除了那牛筋绳之外，还有一条极细的麻绳连着踏云机，此刻踏云机上的士兵正摇动轱辘收紧麻绳，不久后，那两名空中作业的老兵就已经被收到机舱外，他们将管子末端的螺栓拧进机身外的卡座内，而后冲着上方射出了一枚橙色火箭。

火箭射到高处，砰一声炸开，又过了片刻，一股轻微的震动传来，伴随着隐隐的呼啸声，踏云机仿佛被海浪轻轻推动的小船。一名老兵走到新兵们面前，道：“这便是空中加汽技术了。你们被分上兵站后就要担此重任，若不能及时补充蒸汽，害得前来加汽的踏云机动力耗尽而坠落，自当军法处置！”

新兵们唯唯诺诺，阿满也低头跟着含混答应，忽然有人拉了他一下，他吃了一惊，才看到是负责分配士兵的一个军官，那人道：“这就是夕山号空中加汽站了，你还不准备上去？”

阿满忙解开腰间的安全索，提好行李，问道：“怎么上去？”

那军官淡淡道：“顺着加汽管爬上去。”

“什么？”阿满大吃一惊，“没有踏云机下来接么？”

几个老兵哈哈笑起来，那军官还是面无

1002



九州幻想 WWW.925Z.COM
THE OFFICIAL WEBSITE OF NEVER-TERRAIN

表情地说：“你若不爬上去，那就只有被丢下去。”

阿满硬着头皮跟着一个老兵到了舱门，老兵给他腰间系了一圈牛筋索，道：“你莫怕，这安全索会有搭扣连在管子上，一会你只需抱住管子，待上面收回加汽管的时候，自然也把你带上去了。”

阿满连连道谢，只听老兵道：“好了，汽要加完了。”

只觉得踏云机猛然一震，停止了那种有规律的轻微晃动，老兵将阿满腰间安全索的另一端扣在加汽管外面的一个圆环上，说道：“下去吧。”阿满正要犹豫，忽然身后一脚飞来，正踢在他屁股上，阿满“啊啊”一阵喊叫，已经被踢出踏云机，罡风扑面而来，他顿时魂飞魄散。

与此同时，加汽管也咣啷一声脱离了踏云机，末端尚有白色蒸汽喷出，阿满像是一只被钓起来的鱼般在空中扭动，好在那根安全索确实坚韧，随着加汽管不断向上收缩，他也被拉了上去，但还是被蒸汽喷了几下，幸亏上面已经关了总阀，阿满不过是被一些已经冷却的余汽喷到，并无烫伤之虞——但湿透的身上很快结了冰，如被无数小针扎着皮肤。

阿满低头看去，加满了蒸汽的运兵踏云机已经像一只蜻蜓般飞远了。

现在阿满已经站在夕山号的甲板上，他抚摩着身边的某个不知名机械的表面，温热、光滑，发着金子般的光。

他被夕山号的士兵拉上来的时候，已经冻得结结巴巴，对方狐疑地看着他，问道：“怎么，今年只有你一个新兵？”

阿满不断点头，那人郑重地道：“看来，议

会是要放弃夕山号了呀。”

“啊？”阿满大吃一惊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那人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前年呢，有三个新兵，去年呢，有两个新兵，今年，就只有你一个来。可见明年你走了之后，这里就没人了。没人了，当然就是放弃了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阿满不由得想到了另一个可怕的事实：“但是，如果明年没人来接替我……”

那人一边点头一边道：“你倒是比那些少爷兵聪明许多。可惜，挑选夕山号就是你做的最蠢的选择。”

他也不管阿满的表情，一边大笑，一边扬长而去。阿满呆在场，不知该干什么，忽然有另一个声音道：“你就是新来的吧？”

一间舱室中闪出一个身影，他身量比一般河络要高出许多，乍一晃眼，还以为是个个人族。

这人走到前来，阿满才认出确实是个河络，只是穿了双高底皮靴。

“我是……新兵冉阿满。”阿满舔舔嘴唇，“我是来夕山号报到的……”

“这我知道，”那人拍拍阿满的肩膀，“我是夕山号的站长，雷凿·波诺。哈，你很少见到带前缀的河络名字了吧。”

阿满点点头，自蒸汽机械大行其道后，带有外号的河络名渐渐消失，因为再也不需要每个河络都自幼研究锻造技术了。

“那个是谁？”阿满望着先前河络离开的拐角。

“你不认识？”这回轮到雷凿有点吃惊，“他说他是宛中越三州最著名的诗人。”

“章金·步步？”阿满道，“那个浪荡诗人？他已经消失好几年了。”

雷凿不置可否地道：“我早就忘了他名字

003

了，一直叫他诗人。”

“诗人！死出来！”他喊了一嗓子。

阿满看到先前那个家伙从另一个地方晃出来，手里拎着一个酒瓶。

“喊什么啊。”他很不高兴地坐在一个台阶上，“我正在寻找灵感呢。”

阿满看着这两个人，不禁悠悠然对未来一年的生活产生了期待。

夕山号空中加汽站是一个硕大的浮空舟。

浮空舟是火河络在空中最顶级的技术，但是四十年来，浮空舟由于功能上的逐渐细分，已经不再能被笼统地以“浮空舟”统称，况且有些偏执的火河络技术员认为，“浮空”这个词有风河络为飞行器命名的风格，所以夕山号这种兵站通常被称为空中加汽站。

夕山号长年在雷州的东部飘荡，相对于生活环境更好的中部和东陆来说，一百年来雷州依旧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，夕山号的存在，其意义最重要的是给从宛州渡海飞来的火河络空军补给蒸汽动力，以便他们沿着季候风顺利进入云州深处探索——当然，在火河络的官方文件上，是从来不提“季候风”这玩意儿的，他们只信任喷气式涡轮引擎。

另一个比较高层次的理论意义在于，夕山号的存在，令没有浮空舟的风河络避而远之，无形中划分了两方的空中国界。当然，夕山号仅仅是这条国界上的一个点。

阿满领取了他的加汽站士兵制服，这套衣服布料厚实，却绝不妨碍行动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标准制服的腰带上会有牛筋索的挂环，站上的两个老兵从来不带，阿满装模作样地在腰上挂了几根绳子也觉得麻烦得要死，夕山号的甲板很大，围栏也很高，他很快也就不再系那玩

意儿了。

在加汽站的日子并没有阿满想象的那么辛苦，绝大多数重体力活并不是由河络完成——他们也完成不了——数百斤一个的蒸汽轮叶片足以压死传说中的夸父。

阿满从小走演艺路线，因此空中军旅生活对他来说新鲜有趣：

“雷笛前辈！为什么蒸汽轮旋转就可以产生动力？”

“雷笛前辈！这是用秘术推动的吗？秘术也能储存吗？”

“雷笛前辈！我们从来不用降落在地面上吗？我还是觉得地面比较可靠一些……”

“雷笛前辈！我们为什么要飞到海上？”

他们在阿满登上之后的第一个月末飞到了海上，夕山号从一万两千尺的高度开始下降，假如这时有一个游人躺在海边沙滩上的话，就会看到一个闪烁着点点金属光芒的超级大“碗”从天而降，半球状的“碗底”打开了三个黑黑的洞口，品字形两两相切。

然后，伴随着一阵海啸般的汽笛声，夕山号的三个主动力室全功率运转起来，炽热的蒸汽从三个洞口喷出——一开始是透明的，直到喷出近一百尺开外，才由于冷空气而凝现出洁白的汽龙，小半个时辰后，这三股强蒸汽引发了海边的一场小雨。

随着高度的降低，夕山号已经距离海面只有一百尺高，正下方的海水宛如开了锅一般的沸腾。章金·步步也不再嬉皮笑脸，他全神贯注站在操作台前不停摇动五颜六色、长短不一的操纵杆。阿满惊讶地发现，其实雷笛只是一个副手，真正的技术员竟是这个大酒鬼诗人。

不过他也没工夫想那么多，雷笛不断给

他下着各种指示：

“冉阿满！观测水平仪报数！”

“冉阿满！检查底舱甲板安全情况！”

“冉阿满！不要乱看！”

但是新兵难以控制自己的好奇心，他从夕山号的右舷看下去，湛蓝的海面上翻滚着白色浪花的泡沫，像是被飓风卷动一般，海面上竟然微微地凹下了一块，形成了一个直径等同于夕山号的漩涡。

他们距离海面还有五十尺。

阿满只觉得脚下的坚木地板也在颤动，雷笛看着已经通红的三枚指示针，大声报：“主涡轮已经达到功率上限！”

诗人毫不动容，阿满之前听他们说过，如果动力过大，夕山号就会化为飞灰，他心中怦怦乱跳，这时似乎船体下降速度已经为零，他不敢再问雷笛降到海面上做什么，只好跑到甲板上东看西看，手足无措。

想是雷笛和章金早已配合默契，两人也不再给阿满指派任务，忽然章金后退一步，取出一瓶烧酒来，喝了一口，道：“真好酒！”然后单手嘴里啪啦将一堆杆子弄得乱响，阿满听到主涡轮的转速逐渐缓慢下来，而几乎同时，圆形甲板的周围喷起了十几尺高的蒸汽！阿满吃了一惊，才发现是一些手臂粗的铜管。

这些铜管从夕山号的外壁伸出，管口向下喷射蒸汽，阿满不敢靠近去看，约略数了一下蒸汽柱子，竟有数百根之多。这些铜管喷射了一小会，夕山号已经完全笼罩在水蒸汽里。

大概是缓冲作用？阿满自语道。仿佛静止了一下，啪的一声巨响，整艘浮空舟已然落在海面上。

诗人喝醉了。

他卧在一堆木桶上，手里抓住一只章鱼。

“我喝我美酒，

你吃香猪肉！

醉卧天地间，

喝酒又吃肉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……”诗人一阵狂笑，抓起章鱼吻了几吻，随手丢进海里。

阿满坐在另一堆木桶上，这时已是黑夜，他从未在海上度过夜晚，只觉海风微凉，空气虽有腥咸，却无比鲜美——在高空中，鼻腔里几乎每天都是血块，对于河络来说，天空其实并不是那么令他们从心底里向往。

“章金前辈……”

“美酒救我心，猪肉救我命……小子，什么事？”

“……”本想就着这美妙星空和一个据说是“诗人”的家伙讨论讨论诸如人生和爱情之类的话题，阿满叹了口气，“您是诗人是吗？”

章金·步步瞪了瞪眼睛，“废话！”

“那个，诗人不都是很浪漫的吗？”

诗人从木桶上爬起来，摇了摇空酒瓶，丢进海里。

“这么说吧，小子。”他骑在木桶上，“浪漫是什么？浪漫不是少女的眼眸，也不是大海的咏叹；既不是星空的森严和遥远，也不是……呃……也不是……”他慢慢躺下去，打起了呼噜。

阿满静静地等了一会，他走到右舷边靠着栏杆，在船舱外壁上，那些铜管正扎在海面下，汲取着大量海水。

这些海水沿着铜管进入动力室周围，经过三层过滤后储备在数百个三尺见方的水箱中，在未来的一个月，这就是他们的动力补给，以及给按照计划前来加汽的河络空军的补

005

给,同时回收的部分蒸汽经过冷凝也是饮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来源。

“想家了么?”身后传来雷凿的声音。

“还没有。”阿满笑了笑,“我从小以剧团为家,家人太多,反而不挂念了。”

“剧团?”

“您没看我的个人简历?”

“看了,不过没留意这个……这么说来,你跟步步倒是同行了吧。”

“他是诗人啊。”

“我觉得他也是个演员,呵呵。”雷凿道。

阿满也跟着笑了笑,不知道为什么,他觉得有点怪怪的。

次日凌晨的时候,夕山号开动了。

数百根铜管再度喷射着强烈的蒸汽,过了好一会儿,动力室的三台引擎才完全发挥了效能,轰鸣声几乎要把阿满的耳膜震破。猛烈的一震后,夕山号开始脱离水面。

“如果没有缓冲引擎,强行脱离水面是很困难的。”雷凿对阿满讲解,“水面有一种力量,好似一种吸力,助推蒸汽管的作用就是将紧贴浮空舟底部的那层海水汽化掉。”

他们站在甲板上,远方的晨星正在升起。

“它们很像风管琴。”阿满说,“那是剧团里一个老头发明的,用粗细不等的竹管,或者铜管,排成一排,可以用嘴吹奏,也有大型的风管琴,要用脚来踩风箱,两个琴师用手拍打管口……”

他的思绪飞回到剧院的戏台,在他身后曾有两个漂亮的女琴师擅长演奏四手联弹的风管琴,可他还没来得及约会她们,就来到了这里。

夕山号缓慢而平稳地变速上升,那些铜

管像是受到惊吓的蜗牛触角般无声敛入了浮空舟的舱壁,阿满打了个喷嚏,跟着雷凿回了舱内。

不知道服满兵役后,她们还在不在?

• 2 •

三个月很快过去了。

开头的新鲜,已变成了习惯。每月一次的降临海面补给海水,每月两次给路过的火河络踏云机补给蒸汽,还有每月一次的接受补给:粮食、蔬菜和衣物。

夕山号虽说庞大,但终究不过是后勤设备,船体绝大部分都是蒸汽机和储藏室,那个前来送给养的小子甚至不无羡慕地对阿满说:“你运气很好呀,像我这种是每个月几乎每天都要跑腿的,那些在战斗型浮空舟服役的才惨哪,新兵经常搞不清方向,两架踏云机撞在一起,没落到地面就变成灰了。”

阿满听他这么说,倒是暗暗感激起剧团老板来,又听那给养兵说了些城里的新闻,他打探了一下自己的剧团,给养兵满口答应,说自己极少看戏的,下个月一定先去帮他看看剧团,来的时候再跟他说。

这天深夜,阿满睡得迷迷糊糊起来撒尿,高空中的甲板又冷又憋气,故此都是在舱内的厕所解决,那厕所设在动力室旁的角落,据说尿水也将进入发动机的水冷系统,阿满平时都不去的,怕爆炸。这次刚进去,摸黑解开裤带正要放水,忽然听到两人说话的声音,正是雷凿和章金。

他原也没在意,只模模糊糊听章金道:

“……怎么,你又不走?”

雷凿道:“我想再留一年,呵呵,不是说,



愿意留下的，佣金能再翻倍么？”

章金道：“那虽不错，但这鬼地方连个酒肆歌楼也没有，我是不愿再多呆一天的。”

雷凿道：“看来又只有我自己留在这里了。”

章金道：“别忘了还有那小子呢。嘿嘿。”

阿满听得他笑声阴森，不由得连尿也被冷得缩回去了，努力把呼吸放得微弱了，凝神细听。

章金道：“你我共事一年，也算有缘，只是没想到，你又要多留一年——去年我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呆了一年了。”

雷凿道：“不错，我实在喜欢这浮空舟啊。哈哈。”只是他笑声勉强，听起来宛如夜枭。

章金道：“你当然会喜欢浮空舟了。”顿了一顿，只听他继续道：“没想到风河络中，也有喜欢火动力的。”

什么！阿满大吃一惊。雷凿竟是风河络么？他一时间眼前发花。要知道风河络和火河络早已势成水火，不然本族也不会强令青年男子入军服役，并在各处兴建军事要塞，尤以空中建制单位最为耗费人力财力，却建得最多。

“我也没想到一个游方诗人那么懂操作。”雷凿并不为所动，“但也很好，我又多学了不少技巧。你实在不愧为良师益友。”

章金·步步外号的得来据说是他曾于市井中吟诗，有一贵人恰好经过，以一章一斤金的天价购下此诗，步步坦然受之，“章金”的外号也就不胫而走。其实也有说他不光会吟诗，琴棋书画都是无所不通的，没想到还是技术员。

又听章金说道：“我才懒得管什么国家大事民族纷争，风火河络其实源于一宗，我少时游历九州，曾在风河络的一个村庄住过两年，

那里人虽知道我是火河络，却从没一个把我看作敌人的……”

阿满暗自点头，他自幼随剧团飘荡，在风、火河络矛盾尚不算严重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去风河络的城市卖艺，人人都说风河络虚伪狡诈，不若火河络耿直率真，但于老百姓而言，对这些艺人有什么好为难的？那些在上层人物看来莫大的矛盾和冲突并没有波及底层——蒸汽机应该以火运行还是以风运行，关老百姓屁事？

正想着，忽然听到雷凿打断了章金的话：“呵呵，你莫不是怕了么？好歹我们相处一场，只要你回去之后，不再说起我……”忽然他的声音小了下去，阿满竭力去听，也听不清楚，忽然间“叮”的一声脆响，似乎是两块金属相击。

只听章金不断喘息，道：“你竟然……偷袭！”

紧接着一阵爆豆般的兵刃交错声响，阿满虽不会武功，却是见多了剧团里的武士表演对打，此时外面的激烈程度当不亚于表演，舱内空间狭隘，真不知他们如何打法？阿满又不敢出去看，只好寻得厕所里的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紧紧握住，祈祷他们出去打。

忽然几声惨叫响起，混乱中也听不出是谁，打斗声顿时消失，阿满听得外面闷闷的一声噗通，惨叫的那人已经倒在地上。另一人还在不住喘气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了厕所门口。

此时阿满已经吓得面无人色，他屏住呼吸，却听见自己的心跳怦怦如打鼓，他拿那块石头死命压住胸口，隔着厕所门板听到外面那人喘了一会儿，谢天谢地，终于走开了。

阿满几乎是被抽去骨头般瘫在地上，滚

007

烫的尿液自股间涌出，他也浑无知觉，不知过了多久才回过神来，正在犹豫是否该出去，忽然地板一阵抖动。

他已在夕山号上呆了三个月，这种震动自是熟悉无比——夕山号变向了！

娜西卡背好了背囊，在这个无星之夜，西陆的秋季北风刚刚开始盛行。

“起飞的好日子。”她对耳鼠特鲁勒说。

特鲁勒跳来跳去，呼扇着大耳朵飞到另一根树枝上，它从树上掰下一枚坚果，开始专心致志地对付果壳。

娜西卡嘴角牵动，微微一笑——她向后仰去。

特鲁勒捧着坚果，看着女主人瞬间消失在夜色中，这场景它差不多看腻歪了，于是继续低头啃起来。

从四千尺高的无名悬崖上飞速坠下的小黑点根本没有任何人看到，在坠落六百尺之后，黑点上悄无声息地散开了巨大的黑色斗篷，这使得它很快停止了坠落，而仿佛是自然而然的，一股黑夜中的急劲气流刚好此刻经过，黑色斗篷陡然再度胀大了两三倍，它跟随气流，迅速上升到超过一万二千尺的高度。

娜西卡戴着黑色晶石目镜，她的脸部已经包裹在皮革头盔中，鼻子附近有一个圆饼状的盒子，里面是一大块某些草药的混合物，它可以缓慢分解长达一个时辰，从而产生虽有些臭味，但比高空环境浓稠很多的空气。

透过黑色目镜，娜西卡看到银白的山峰迅速逼近，她伸出右臂，手臂上本来捆着的一束竹骨膨一下展开，竹骨间覆着兽皮薄膜，张成一把小伞。这个举动使得她的飞行方向发生了改变，一直顺着气流的话，就会错过这座山

峰，而等候下一股气流到来，要十个昼夜之后。

她同时开始拉动斗篷的索引线，饱胀如球的斗篷立刻瘪了一部分，她在半空中旋转了数十圈，和怒吼着意图带走她的暴风魔王搏斗——终于，她成功靠近了山峰顶端，左手匕首反手割开了斗篷的安全索，她落在峰顶的岩石上，轻轻巧巧。

斗篷被烈风卷走了，现在她只能靠风鸟了。

之所以大费周章，就是因为这只风鸟。风河络非常看不起踏云机：“就凭他们那种蠢笨如牛的铁疙瘩，也能叫‘踏云’？”现在，娜西卡要使用的风鸟，就静静卧在面前不足十尺见方的峰顶，风鸟的支架被铁锚牢牢固定着，微微的夜风翻滚着飞鸟上的风帆，这是她的“风之子”号。

和火河络的踏云机完全不同，风鸟通常只能载一个人，风河络对于风的利用越是到达精妙之处，就越是难以制造多人乘用的风鸟——因为即使是同批制造的风鸟，其性能和飞行风格也往往大相径庭。这点至今仍令人费解，不过娜西卡现在没时间考虑那么多，该起飞了。

她把双手在自己腋下交叉着暖了暖，左手腕上的风度计标明了下一股起风即将来临，她攀进风之子的机舱，把所有的锁扣开关全部打开。

风之前端的风笛开始响起低低的呼啸声，气流来了。

来得有点儿快。娜西卡琢磨着。可是力度很好。

她握紧了舱内的两条横杆，脚上一勾，风之子收起了三根降落支架，侧翼全部滑出舱、锁定翼展宽度——它悬浮起来了！

风速开始增强,灰色的风帆吃饱了气流,娜西卡微微松开了左手的制动,风之子宛如猎鹰般冲了出去,甚至连一点响声都没有发出。

娜西卡满意地看着疯狂转动的风速计,“这下子,足够飞到天启城的了。”

再阿满几乎是从小便里爬出来的。

夕山号甫一变向,他赶紧从厕所里出来——果然,过道的地板上趴着章金·步步,一动不动,暗红的血在身下漫出了一小片。

阿满的脑中一片空白,他本能地后退,可心里又想去翻翻步步,看看他死了没有?最后还是离开了这里,趁着雷凿现在控制舱操作夕山号不能出来,现在不走,就来不及了。

他回到自己的起居舱,换了一条干净长裤,和衣躺在床上,手里握着一把匕首。

已是凌晨时分,舷窗外逐渐亮起了朦胧的曙光,阿满只觉得时间无比漫长,忽然铃声大作——那是他听惯的起床铃,此时响起,却分外惊心动魄。

他不敢耽搁,恐怕雷凿生了疑,忙披衣下床,把匕首藏在靴子里,佯装睡眼朦胧地走向控制舱。走到昨晚事发地附近,他松了口气:地板上没有什么尸体,连血迹都没有。也许只是自己发恶梦?

他走到控制舱门口,正要去推门,门突然被拉开,雷凿焦急的面孔露出来:“章金跑了!”

“什么?!”阿满一惊,他万万料不到雷凿会这样说,“他为什么跑了?”

雷凿道:“我也没想到,这厮竟是风河络派来的奸细,昨晚我驾驶的时候,他趁我不备刺伤了我,意欲夺船……”他将腰间缠着的一块布松开给阿满看,只见白布上血红一片。

阿满张口结舌,又听雷凿道:“我也打伤了他。嘿嘿,诗人都是疯子,他开走了一艘踏云机,恐怕是去给他主子报信了。你快过来,我得教你一些基本的驾驶技术,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,你也不至于跟着它一起为我殉葬。”

在阿满登上夕山号之初,曾疑惑这里为什么只有两个人就可以控制一切。他在剧团时曾看过一些剧作家写的空中歌剧,动不动就是两百人喊着号子摇动风桨叶,巨人奴隶拖着数千斤的燃料在甲板上流着泪行走之类。当时诗人章金听了以后嗤的一声冷笑,说:“那些幻想小说家其实大多是窝在城市角落的黑房间里瞎编的家伙,骨瘦如柴,肚子和屁股松弛得像水泡过的蘑菇……”雷凿则告诉他,在最早最早时候的大型蒸汽机械周围,的确要有很多河络工作,基本上是重体力活,直到后来蒸汽技术带动了金属锻造行业的跨越,才生产了若干类型的自动机械,由蒸汽心脏(也就是核心发动机)带动,替代了绝大多数简单的体力活。

现在,阿满就站在主导整个蒸汽心脏的导航室里,他暂时忘记了对雷凿的怀疑,他的目光和精神已经被导航室里的一切吸引了。

娜西卡打了个喷嚏,她实在受不了所谓

“清风罐”的味道,腾出一只手将那个怪东西扯下来,丢到空中,顿时冷而稀薄的空气直接涌进肺里,不过娜西卡更喜欢这感觉。

高度计上五块竹板组成的数字表明,她已经升到了一万九千尺。

一般的风鸟上都会有高度计,普通的高度计仪表盘都是由五块竹板组成,随着高度上升,密封在竹板后的小竹筒里的一段空气就会膨胀,引起覆口上的牛皮膜鼓胀,从而推动由细鸟羽毛和鱼齿构成的机件,将新的刻度的竹

009



板翻到驾驶员面前。

但这种民用高度计最高也不过能指示到一万尺，再高就不准了，甚至啪一声爆掉也未可知。娜西卡的高度计是特别设计的，足可指示两万五千尺的高度，只是尚未有风河络单凭风鸟飞抵这样的高度，因为风鸟的体积装载不了可以推动到那么高的风胃。

在这块高度计的旁边，是另一个高度计，看起来跟旁边的高度计相同，只是数字是涂成红色的。那是最高计数器，构造原理跟高度计几乎一样，只不过每块竹板被更新后就不会降低——因为后面带了倒钩，这是用于记载该风鸟的历史巡航最高高度的。

风之子上的这行红字是两万一千四百尺。

娜西卡算计这股气流已经很久了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她还没有动用风之子储存在风胃里的风力，而那股气流终于也开始减弱了。

在她眼前，是苍青色的天空，雷州最高的山峰也已经变得遥不可见，只有白色的云层铺垫在下方，仿佛无限大的雪白地毯，有一段时间气流带着她下降了数千尺，她看到自己和风之子的影子落在这雪白的地毯上，仿佛一匹黑色的小兽追逐着自己。她喜欢这感觉。

只是略有点孤独吧。她想。但很快也忘记了这感觉，因为气流在减弱，风之子不能单靠它来借力了，在一万九千尺的时候，气流终于消失了，娜西卡打开了风胃。

风之子发出隐隐的得意的啸叫，在万尺山峰顶吸纳多日储存的风力开始谨慎地释放出来，娜西卡只觉得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托在掌心，将她和风之子举向无限深远的高空中去。

她看着高度计上的竹板哗哗地翻动着，不禁也跟风之子一样略带得意地笑了起来——

这架风鸟起初并不是她的，而是别人送的，那最高计数器上的两万一千四百尺也是前主人留下的痕迹：“娜西卡，等你把这行数字刷新了，再来找我吧。”

现在娜西卡眼见着已经刷到了两万一千尺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正遗憾没有带耳鼠特鲁勒一起来见证这伟大时刻，忽然一片阴影投了下来，她顿时愕然，抬头望去。

· 3 ·

娜西卡并不能算是个倒霉孩子，她在族中向来以好运这次还著称，然而这一望之下，她也不觉得自己的好运这次还能罩得住了。

那片阴影，是一艘飞行器的底部投下的。

这是火河络的工艺，娜西卡只来得及这么一闪念，风之子便被一股莫名的压力推向上方，眼看就要把娜西卡压在对方的金属外壁上。

但娜西卡也并非束手待毙之辈，她像条柔软的蛇，一瞬间已经从风之子的背上滑到了腹下。风鸟并不是只能用来骑的，少数冒险派改装了自己的风鸟，在其腹部有另一套简易操作杆，喜欢拉风的风河络少年会怪叫着表演这种活计，他们双手吊在风鸟腹部的拉环上，露出纹了大风或专犁的肚皮。

现在娜西卡也发出了怪叫：“啊呀——靠！”她明白这种气流压力是从天而降的火河络飞船引发的，好比大海中大船后面跟着偷懒飞行的海鸟。

娜西卡在下面单手拉着吊环，她压根没想过自己会挂在海拔两万一千尺的空中，只靠一条胳膊活命。而另一条胳膊的任务更重要，她摸索到风之子的动力室，柔软的风胃此时硬

1010



得像铁，娜西卡感觉到风鸟的紧张，可她没工夫再磨蹭，使劲用中指戳了一下风胃，同时，她竭尽腰力，小腹收缩，左脚飞起，把风鸟尾部的尾翼连着扰流板踢了个结实。

风之子的风胃猛地抽搐起来，刺耳的风啸声从机身侧面的转向喷气口响起，压住了另一处声响：尾翼处的三块板子齐刷刷改变了方向。娜西卡抓住吊环的手死命攥着手舵——这减少了风之子被乱气流带着翻滚的可能，它前端的风笛响起凄厉的鸣叫，双翅贴着火河络飞船的外壁向上飞去。

她活了半条命。她缓了口气。她依旧挂在外面，还得让风之子再翻一个身，她才能回到正常的驾驶位，可那要看运气了，飞船上不知道还有多少火河络等着自己呢。

风之子背对火河络飞船，贴身上升的速度很快，也就是两个呼吸的时间，娜西卡猛觉手上一震，差点脱手。风之子发出了一记含混不清的哀鸣，好像风笛被什么蒙住了，然后终于开始翻滚，好在一路没碰到什么，它已经飞到这艘飞船的正上方，娜西卡被甩得头昏眼花，忽然这一切都结束了——砰的一声炮响，一大片黑糊糊的东西铺天盖地撒过来，她和风之子重重落在火河络飞船的甲板上，摔得浑身酸痛。

“这玩意儿有用吧？”她听见有河络这么说。

另一个河络的声音道：“天啊，我晾的内裤没了！”

先前的河络说：“别担心，你没看见吗？蒙在那架风鸟的整流罩上了。”

娜西卡顿时气得昏了过去。

冉阿满万万没想到会有一个女河络跑到

夕山号上。

太奇怪了，这太奇怪了。他在厕所里蹲着，不停搓着手，不知道该害怕还是兴奋。

本来他和雷凿·波诺在下面的核心动力室参观，雷凿正讲解到兴头上，而阿满也听得有滋有味，忽然一个大鸟样的黑影从舱室的舷窗外一掠而过，伴随着隐约的尖叫声。他们忙不迭抱着麻绳，踩动机簧，把两人沿着管道弹到甲板上，刚好看到一个小巧的飞行器从下面冲出来，紧接着在半空中翻滚。雷凿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就把甲板上的一尊小炮冲着那团混乱的玩意儿开火。阿满吓了一跳，可没想到射出的竟是一张大网。

结果，现在那女河络被关在一个小舱里，她的飞行器则被锁在甲板上。

我该干吗呢？阿满揪着头发。

很明显，雷凿还在装傻，他应该并不知道我知道他是风河络奸细的事儿，但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知道他是风河络奸细的事儿，在下面的时候，他尽量避开讨论夕山号变向的话题，我觉得他还不至于想杀我……等等，那个女河络，也是风河络。

阿满只觉脊背上寒意大盛，雷凿悄然启动夕山号航行以及女风河络登陆夕山号完全是有阴谋的！不杀自己只是还没接应上对方，如今自己已经没有存在价值可言了！

雷凿·波诺一边磨着一把锥子，一边赞叹：“伟大的火呀，美丽的火呀，迷人的钢哪，漂亮的锥子。”这把锥子是淬过火的好钢打造，雷凿平时顶多也就拿来串鱼头烤着吃，现在磨得之仔细，好似在打磨一件艺术品。

娜西卡冷眼看着他，撇了撇嘴，“你的锥子太圆了，杀人不够疼。”

雷凿停下手里的活儿，并不看娜西卡一眼，“是啊，不够疼，可是看着难受——你会看着它扎进自己肚子里，留下一个光滑圆溜的小洞，血啊，水啊就从那里流出来，直到你浑身逐渐失去力气，心慌，发麻，最后变得冰冷，你才死掉。”他拿起锥子走到娜西卡面前，女孩被吊在墙上，脚尖点着地。他听见她因为发抖而把木板墙碰得笃笃作响。

“我可干吗杀你呢？”雷凿停在她面前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会飞到这里来？”

娜西卡瞪大了眼睛，“我……说了你也会杀我的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们火河络都是变态狂！呸！”

雷凿伸手擦掉脸上的口水，“我赞成你的话，可你为什么要吐口水呢？”他猛然将锥子扎向娜西卡脖子附近，啪一声刺入木板，随后他将上衣一脱，娜西卡不由尖叫一声，闭上眼睛，“你们果然是死变态！”

雷凿愣了一下，苦笑道：“我对小姑娘没兴趣，不要想歪了。你且看看我身上的伤疤吧。”

娜西卡微微睁眼看去，差点又叫出声来！

只见雷凿胸膛间伤痕无数，那简直不像是一个活人能拥有的伤疤，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伤疤集合，刀伤，皮肉翻卷，烫伤，黑色的死皮和粉红的新皮斑斓交错，还有一些不知是什么造成的伤痕，有一处甚至露着白色的骨头！

“这就是我为什么同意你的关于‘火河络是死变态’的观点的原因——”雷凿·波诺把外套重新套上，“这就是火河络送给我一生的纪念。我和你一样，来自越州的草原，我是风河络。”

娜西卡的嘴巴张成了一个蛋状，她张口结舌，“一个风河络？在火河络的飞船上？还是驾驶员？”

雷凿的眼睛眯了起来，“我不想重复你听过很多次的那种悲惨命运：交战中某一族的小孩被敌人抓去当奴隶，很多年后小孩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，成为隐藏在敌族中的异己……说那些有啥意思呢？我只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另外，准确地说，是驾驶员之一，应该有三个驾驶员这艘飞船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。我在这艘船上呆了三年，就是想拉拢到愿意和我一起回到越州草原的人啊！其实我一个人也能开走，可是太累了，至少要两个人才行——另一个年轻人，他是火河络，不过他对风河络没什么看法。我看到你掉下来的那一刻，知道是上天赐给我的机会……我打算告诉那小子我想回越州的事情，如果他同意那就好，如果他不愿意，那就只好我和你轮流驾驶了。”

“倒不用那么麻烦了。”有人在他们不远处说道。

雷凿悚然一惊，伸手拔下墙上的锥子，转身望去。

“身为一个演员，我顶讨厌虚情假意的表演的。”冉阿满倚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把渔枪，“把你那把锥子丢一边去……这枪我可不太熟悉用。”

可是雷凿熟悉无比，那是以微型火锥为动力的蒸汽渔枪，和那张捕获娜西卡的渔网一样，是他和章金·步步每月降临海上的时候，打点海鱼换换口味的。渔枪的喷射口处露着铮亮的钢条，只要对方轻轻一推拇指处的气阀，高达五百斤推力的蒸汽弹仓就会把钢条喷射出去，那力量可以在十步以内打透两寸厚的五层复合木板。

